



# 絞刑架下的報告

伏契克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163-622/10-2 ✓

# 絞刑架下的報告

伏契克 著

陳敬容 譯

馮至 校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二月

書號 115

字數93000

---

絞刑架下的報告

|     |                        |
|-----|------------------------|
| 著者  | 伏契克                    |
| 譯者  | 陳敬容                    |
| 校者  | 馮至                     |
| 出版者 | 人民文學出版社<br>(北京車頭條胡同四號) |
| 發行者 | 新華書店                   |

---

京 546501—546500  
定價 5,000元

一九五二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二月北京第五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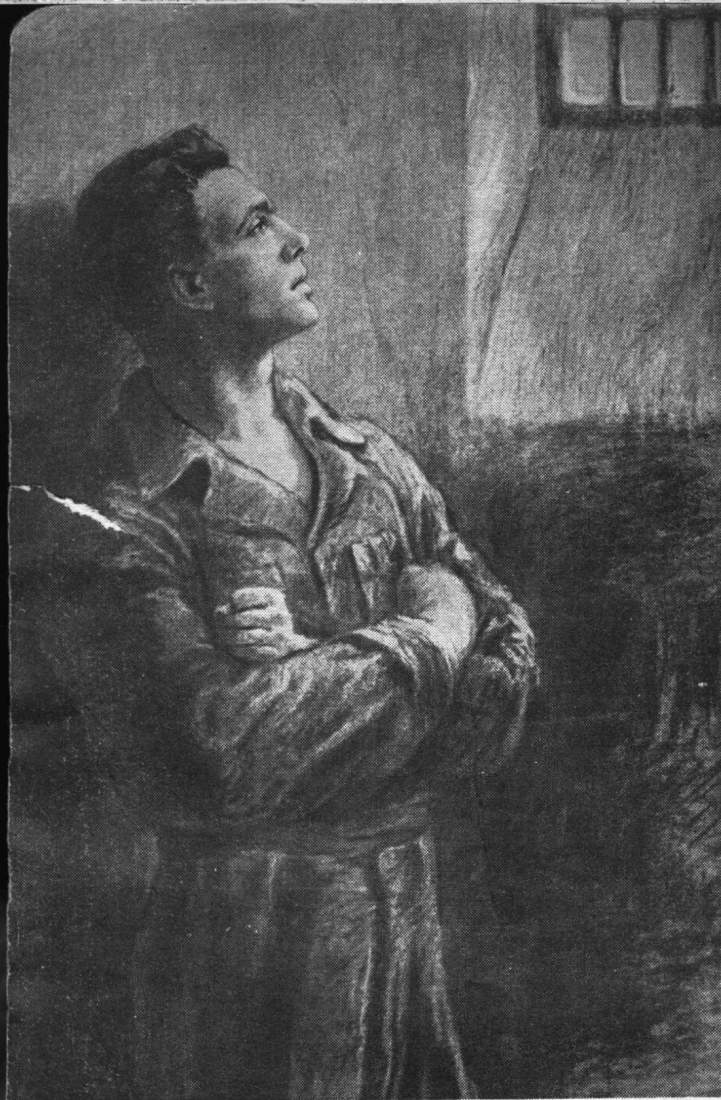
Julius Fucík

REPORTÁŽ PSANÁ NA OPRÁTCE

據 Y. 和 K. Marek 法譯 *Écrit sous la potence* (巴黎 Pierre Seghers 1947 版) 轉譯, 並參照 F. Rausch 德譯 *Reportage unter dem Strang geschrieben* (柏林 Dietz 1948 版), T. Аксель 和 В. Чешихина 俄譯 *Слово Перед Казнью* (莫斯科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2 版) 校補。封面上作者畫像係捷克畫家斯瓦賓斯基所作, 插頁作者畫像係蘇聯畫家克里孟蒂瓦和謝曼斯卡姪所作。

1960S

1960S



作者畫像

克里孟蒂瓦 希爾曼斯卡婭作

## 序

在拉紋斯布留克集中營裏，我從同獄的同志們口中知道，我的丈夫尤利烏斯·伏契克，紅色權利報與創造雜誌的編輯，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被柏林的納粹法庭判決死刑了。他以後的命運怎樣？回答這個問題的只有集中營的高牆的沉默。

一九四五年五月希特勒德國敗潰之後，法西斯匪徒沒有來得及折磨死或者屠殺掉的囚犯們，從監獄和集中營裏被解放出來了。我就是這些僥倖等到了解放的人裏面的一個。

我回到解放了的祖國，開始尋找我丈夫的踪跡，就像其他千千万萬的人一樣，他們也尋找過並且繼續在尋找着被德國佔領者抓進無數拷問室而不知死活的丈夫、妻子、孩

● 拉紋斯布留克是德國北部的一個集中營，其中專門收容女犯人。

子、父親和母親。

我打聽到，尤利烏斯·伏契克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就是判決後兩個星期，在柏林被殺害了。

我又打聽到，尤利烏斯·伏契克在龐克拉茨監獄裏曾經寫過札記，是他的看守阿·訶林斯基給了他這種寫作的方便，他把一些必要的紙張和鉛筆給他帶到牢房裏，然後又把寫好的手稿一頁一頁地偷偷帶出去。

我找到了這個看守。我把尤利烏斯·伏契克在龐克拉茨監獄裏寫的稿子逐漸搜集了起來。這些標明着頁數的稿子保存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們手中；我把它們整理出來呈獻給讀者。這是尤利烏斯·伏契克最後的著作。

古斯達·伏契柯娃

一九四五年九月於布拉格。

- 龐克拉茨監獄是德國佔領者的秘密警察所設的監獄，在布拉格東郊。
- 牢中獄卒稱爲「看守」。

## 目次

|              |     |
|--------------|-----|
| 序（伏契柯娃）      | 一   |
| 絞刑架下的報告      | 一   |
| 第一章 二十四小時    | 五   |
| 第二章 臨死的痛苦    | 一七  |
| 第三章 二六七號牢房   | 二六  |
| 第四章 『四〇〇號』   | 四一  |
| 第五章 人像和木偶（一） | 六三  |
| 第六章 一九四二年的戒嚴 | 九七  |
| 第七章 人像和木偶（二） | 一〇六 |
| 第八章 一小段歷史    | 一三九 |

獄中書簡·····

一五

尤利烏斯·伏契克的生平 and 著作（伏契柯娃）·····

一六

譯後記·····

一七

一九四三年春

寫於龐克拉茨的德國秘密警察監獄



小心地挺直身子坐着，兩手撐在膝蓋上，眼睛呆定地望着布拉格貝柴克宮●候審室的發黃的牆壁望得發花，這實在不是最便於思索的姿勢。可是誰能強迫思想也小心地坐着不動呢？

曾經有人（是什麼人，在什麼時候，現在已經無從知道了）把這個貝柴克宮的候審室叫作『電影院』。天才的比喻！一個寬敞的房間，六排整齊地排列着的長凳，上邊身子挺直地坐着受審的人們，他們面前是空無所有的牆壁，有如電影院的銀幕。全世界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影片，還沒有從這些等待着新的拷問、等待着苦刑和死亡的人們的眼睛裏映射在這堵牆上的影片多。這是關於全部生活與生活裏最細小的情節的影片，關於

● 貝柴克宮是一所大廈，時為德國佔領者的秘密警察局（即蓋世太保）的所在地。

母親、關於妻子、關於孩子、關於被破壞的家和被毀滅的生命的影片，關於堅貞的同志和叛變的行爲、關於收到你傳遞的最後一張傳單的人、關於將要再流的血、關於付予任務的一個緊緊的握手的影片，充滿了恐怖和決心、恨和愛、苦悶和希望的影片。離開了生活，在這裏的每個人每天都是眼睜睜地死下去，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够再生。

我幾百次地在這裏看見了關於我自己的影片，幾千次地看見了它的細節，現在我嘗試着把它敘述出來。假若我還沒講完之前絞繩就套上了我的脖子，那末，還有千千万萬的人留在世上，他們會用一個幸福的結局來完成它的。

## 第一章 二十四小時

差五分就要敲十點鐘了。這是一個特別美麗溫暖的春天的晚上，正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我急急忙忙地走着，儘我喬裝的角色所能有的速度走着，我喬裝的是一個壯健的跛足老先生。我要在大門上鎖之前趕到葉利涅克的家裏。我的『助手』米瑞克在那兒等着我。我知道這一次他沒有什麼重要消息告訴我，我也沒有什麼要告訴他，但訂好約會而不赴約是會引起驚惶的——最主要的是，我不願給那兩個接待我的好心腸的人添些多餘的憂慮。

他們用一杯茶親切地招待我。米瑞克早已在那兒等着我，此外還有弗里得夫婦。又是一次粗心大意。

「我很高興看見你們，同志們，但不要這樣大夥兒聚在一起。這樣最容易把我們引

到監牢和死亡。假若不遵守秘密工作的規則，就得停止工作，否則你們會遭到危險並且連累別人。明白我的話嗎？」

『明白。』

『你們給我帶來了什麼？』

『五一號的紅色權利報。』

『很好。你呢，米瑞克？』

『沒有什麼新消息。工作進行得很好。』

『好了，五一以後再見吧，我會通知你們的。再見。』

『再來一杯茶吧。』

『不用，不用，葉利涅克太太，我們在這裏人太多了。』

『至少再來一小杯吧，我請求你。』

新斟上的茶冒着熱氣。

有人按鈴。

深更半夜的，這能是誰呢？

來的人沒有耐心。門上敲了幾下。

『開門！警察！』

『趕快，打窗上逃！我有手槍，我可以掩護你們逃。』

太遲了。德國秘密警察已經在窗子下面，手槍對着我們的房子瞄準。秘密警察破門而入，從過道很快闖進廚房，接着進了房間。一個，兩個，三個……一共九個人。他們沒有看見我，因為我正站在他們背後，在他們打開的門的後邊。從這裏我能够毫無阻礙地開槍射擊，但是九枝手槍正瞄準着赤手空拳的兩個女人和三個男人。如果我開槍，他們會比我先被人打死。如果我只是開槍自殺，他們就會統統犧牲在特務們的射擊之下。如果我不開槍呢，他們會被關上半年或者一年，將來革命會把他們解放出來。只有米瑞克和我不能倖免，他們一定要嚴刑拷問我們……但是從我口中他們是什麼也得不到的。而從米瑞克口中呢？這個人從前在西班牙戰鬥過，在法國集中營裏待過兩年，大戰期間又秘密地從法國逃回布拉格，——不，這樣的人是不會叛變的。我考慮了兩秒鐘，也許是三秒鐘。

如果我開槍，我什麼也救不了，只是我個人可以逃脫苦刑，但却要使五個同志白白

犧牲生命。不是這樣嗎？正是這樣。我決定了。

我從隱蔽的地方走出來。

『呵，還有一個！』

照我臉上打了第一下。這樣一下可能把人當場打死的。

“Hände auf!”（『舉起手來！』）

又打了第二下，第三下。

我早就料到這一手的。

收拾得整整齊齊的房間裏，現在只是一堆打翻了的傢具和打碎了的杯盤。

又是一陣拳打腳踢。

“Marsch!”（『走！』）

他們把我推上了汽車，手槍一直對準着我。半路上，就開始審問了。

『你是誰？』

『高拉克教授。』

『你撒謊。』